

我的20世纪人生 趣味横生 的时光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周全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我的20世纪人生

趣味横生的 时光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周全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 20 世纪人生 / (英) 霍布斯鲍姆 (Hobsbawm, E.) 著；周全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4

书名原文：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

ISBN 978-7-5086-1854-8

I. 趣… II. ① 霍… ② 周… III. 霍布斯鲍姆, E. — 自传 IV. K835.61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0568 号

INTERESTING TIMES by Eric Hobsbawm

Original copyright © Eric Hobsbawm, 200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0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

QUWEI HENGSHENG DE SHIGUANG

著 者：[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译 者：周 全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6.25 字 数：50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9-1478

书 号：ISBN 978-7-5086-1854-8/K·143

定 价：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自序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自传作者必须也是自传读者。我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不断感觉诧异，原来我所认识的人里面，已有许多男男女女出版了关于自己生平的作品。更遑论那些通常来说较为杰出或更加可耻的人士，早就有别人捉刀帮他们著书立传了。我甚至还没有把许多当代人物所写的，以小说形式加以包装，实则自传的那些著作计算进来。或许我不应该惊讶才对。反正以写作与沟通为业的人，总是习惯和同类打交道。况且各种文章、访谈、印刷品、录音带甚或录像带，以及与本书相似的著作当中，有惊人的数量是由任教于大学的男男女女所完成的。可见我并非特例。

尽管如此，有个问题仍值得思考。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写出自传？更要紧的是，为什么那些与我并无特别关系，甚至在书店看见本书封面以前根本不晓得我的人，会想花心思来阅读它？伦敦的书店当中，至少有一家连锁书店在“传记”这个类别下面，又特别将某些人纳入一个称作“人物”(Personalities)的小类别。套用今天的行话，那叫做“名流”(Celebrities)，而我无缘名列其间——“名流”也就是那些不论基于何种理由而闻名遐迩的人士，并且正是他们的名气才使得众人对其生平产生了好奇心。我也不属于那些有过参与公共事务的经历，故而得以将自传称作“回忆录”的人。那一类的人物通常不论男女，都在公共舞台上涉足颇深，有许多事迹需要记载下来或加以辩护；要不然就是他们与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关系密切，甚至他们所做的决定影响了重大事件的发展。但我从来就不是其中的一员。

或许我的名字会被列入一两个专业领域的历史著作，像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相关史料集，或者出现于某些讨论20世纪英国知识文化界的书籍里面。除此之外，纵使我的名字因为某种理由而完全消失不见，一如我父母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墓碑一般（5年前我曾费心寻觅却无结果），

以20世纪为主题的论述也不致出现明显缺漏——无论在英国或其他地方皆如此。

另外，这本书并不是以当前销路甚广的“忏悔录”风格来撰写的，原因之一是只有天才才有资格自说自话，而我既非圣奥古斯丁，也不是卢梭。另一个理由则为，每当自传作者开诚布公谈论其他在世者的隐私时，难免会以不恰当的方式伤害到某些人的感受。我没有理由要这么做，因为那属于死后才出版的传记，而非自传所该做的事情。无论如何，不管我们对那些事情再怎么好奇，历史学家不是传播流言蜚语的专栏作家。将军们的战功并非依据他们在床上做了什么事（或做不了什么事）来判断的。所有想从凯恩斯和熊彼特二人多彩多姿的性生活来推断其经济学理论的尝试，终将归于失败。而且我猜想那些喜爱阅读风流韵事传记的读者，将会发现我的生活是多么的令他们失望。

本书也不是打算作为作者的生平提出辩解而写的。如果你不想真正了解20世纪，可以去阅读那些替自己做出解释、帮自己“出庭辩护”的人所写的自传；或者亦可反其道而行，阅读那些幡然悔改者所写的自传。这些类型的著作都好比是法庭进行验尸的时候，由死者来冒充验尸官一般。一位知识分子的自传必须涉及他自己的理念、态度与作为，而非只是一份自我宣传的东西。我相信这本书多少回答了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令他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不大寻常的案例——一位终生不渝却非典型的共产主义者，亦即“霍布斯鲍姆这位马克思派的历史学家”。然而我的目的并不在于向他们提出答复。历史可以评断我的政治信念（它其实已经大致做出了断语），读者们可以评断我的书籍。我所追寻的则是对历史的认知，而非打算得到同意、认可或同情。

尽管如此，除了出于人类对别人的好奇心之外，这本书或许还有其他值得被阅读的理由。我的人生经历几乎完全涵盖了人类历史上最奇特，也最可怕的世纪。我在好几个国家生活过，并且看见了三大洲许多其他国家的事物。或许我在漫长的一生当中并未留下任何显著成就（我倒是在纸上留下了不少书面记录），但由于我在16岁时便立志当历史学家，我亲眼目睹并亲身耳闻了其间大多数的事件，并设法了解我这个时代的历史。

当我撰写完毕从18世纪末叶至1914年之间的世界历史以后，终于着手探讨我所称的《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¹我认为这项工作的优势在于，我不仅以学者的身份进行写作，同时也是人类学家口中“亲身参与的观察者”。而这表现于两方面：我个人对那些发生于遥远时空的事件之各种回忆，有助于让年轻读者更加贴近20世纪的历史，同时我的叙述也再次唤醒年长读者本身的回忆。尽管我必须严格遵守史学研究的要求，但比起我其他的著作，那本书甚至是以更大的热情——正是属于极端年代的那种热情——来撰写的，不论是年轻的读者或年长的读者都曾经如此告诉过我。除此之外，那本书试图以较为深刻的方式，展现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之间的相互交织；我希望对个人生活与所处时代的同时观察能有助于形塑一种超脱于两者的历史分析。

这也是一本自传所能做到的事情。就某种意义而言，本书是《极端的年代》的对照面；但所依据的并非是从单一个人经验来阐释世界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正在形塑个人的经验——更恰当的说法或许是，历史不断提供一组变化多端但又总是有所限制的选择机会。从这些选择机会里，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按照围绕在他们周遭的世界来创造人生。

就另外一种意义来说，历史学家的自传是他或她自己研究工作里面重要的一环。除了对理性的信仰以及辨别事实与虚构的能力以外，自知之明——亦即从自身的内在和外在进行观察——也是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从业者所需要的一项技能，特别是像我这种凭着直觉随机挑选各种研究主题，最后才将它们整合成为具有前后一贯整体性的历史学者。其他历史学家们或许只在意我书中那些较专业的层面。不过我希望其他人阅读本书的时候，能够把它当做一本入门书，通过一段不可能发生于其他世纪的个人人生旅程，来认识世界史上最特殊的一个世纪。

正如我的同事，哲学家阿格尼斯·赫勒²所言：“历史著作是由外部

来观察已发生的事件，而自传则是从内在来进行观察。”这本书没有一般学术著作惯用的那种致谢词，而只是纯粹表达感谢和歉意。最需要感谢的人，莫过于我的太太玛莲。她陪伴我度过人生大半岁月、阅读了全书的每一个章节，并提出善意的批评。她的丈夫因为努力将过去的事件撰写成书，往往心不在焉、脾气暴躁，有时还灰心丧志，并且生活在古代的时候远比现代来得多；而这一切她都长年累月容忍承受了下来。我也要感谢斯图尔特·普洛菲特³这位编辑界的泰斗。这些年来，我曾经向许多人请教过与这本自传有关的问题；其中有几位在我开始动笔之后已相继去世，由于他们的人数过于庞大，以致无法一一列出致谢，但他们都应该知道我表示感谢的理由。

我还必须向玛莲和我的家人说一声抱歉。本书很可能并不是他们原本所想要的那种自传。尽管自从他们进入我的人生，以及我进入他们人生的那一刻开始，他们都一直在我心中。但这本书所谈论的大多还是公众的生活，而非个人的私生活。我当然也应该向那些不曾出现于书中的朋友、同事、学生等人致歉——他们原本或许期待会在这里看见自己的事迹，或是以较长的篇幅受到谈论。

最后，我将本书安排成三个部分。在一篇简短的绪论之后，第1章到第16章大致是以编年纪事的顺序，来讨论关于我个人及政治的事件。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从我有记忆开始（即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我无意将之写成直线前进式的编年史。第17和18章叙述我的专业历史学者生涯。第19章到第22章所谈论的，则是那些与我的人生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或地区（我自己的中欧和英国故乡除外），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其他地区以及美国。这个部分的章节由于涵盖了我与那些国家的全部互动关系，以致无法轻易纳入本书的编年叙事主轴当中，即便它们与主轴略有重合之处。因此我认为最好还是将这些内容单独成章。

译注

1. 霍布斯鲍姆将19世纪称作“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将20世纪称作“短暂的20世纪”(1914–1991)。前者从法国大革命一直持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者则从“一战”爆发延续至苏联解体。

2. 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 1929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为犹太裔匈牙利女哲学家。她从1986年开始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

3. 斯图尔特·普洛菲特(Stuart Proffitt)是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被视为当代英国最优秀的政论书籍编辑。

中文版序

何顺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大名，时下在中国学界可说是“如雷贯耳”，就是在一般社会读者群中也颇有名气，其著作和思想拥有毋庸置疑的魅力。

此公1917年出生于埃及名城亚历山大的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而母亲则是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1919年举家迁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931年又迁居德国首都柏林，在那里度过艰辛的童年，14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希特勒上台后，因逃避“迫害”而于1933年转赴英国定居并加入英国籍，在那里继续完成其中学教育，然后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二战”爆发后，他毅然投笔从戎，继而在德国开始了抗击法西斯的事业，并在英国再次加入了共产党。退役后，他重返剑桥大学，以完成其博士学位课程，其间曾获得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职位以助学业，毕业后即留校任教。

在此期间，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从1946年到1956年，在一个名为“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团体内持续为自己举办马克思主义研讨会，而该小组的“主席”便是这位霍布斯鲍姆，由这种内部讨论衍生而来的历史期刊《过去与现在》，自1952年诞生以后，很快成为西方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左派杂志和史学阵地。该团体和刊物的骨干，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和E.P.汤普森，由于共同创立了新社会史学派，成为战后享誉世界的左派史家和真正大师。

霍氏著作等身，先后有14部以上的书稿问世。他自以为劳动史才是他的专业，这有《劳动者》、《工业与帝国》等专著为证，但也发表过兴趣广泛的《盗匪》、《原始反叛》、《民族与民族主义》以及《爵士风情》这样的著述。不过，真正使之荣登世界“近代史大师”宝座的，

是他关于19和20世纪历史的“时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962年）、《资本的年代》（1975年）、《帝国的年代》（1987年）和《极端的年代》（1994年）。因为只有这四部曲，才能与此前马克·布洛赫的中世纪研究《封建社会》、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研究《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名著比肩，并在同等水平上把他们的研究延续至20世纪。不过，与布洛赫和布罗代尔等人的研究不一样，霍氏的研究可能更带有科学的性质并具有更大的难度，因为他研究的对象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涉及了20世纪史，包括当代史。说它更带有科学性，是因为霍氏在研究中始终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是又不若当时的许多人（特别是苏联的某些学者）那样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而是多有发现和创新，把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世界史看成是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史，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地加以揭示，此即所谓“新社会史”研究。

1997年霍氏出版的《论历史》，在200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版时改名为《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搜集了作者一生研究过程中发表或者未发表的包含了自己重要心得和体会的22篇文章，从史学研究和史学创新角度看其突出之点就是他的“新社会史观”，尽管其内容远不仅限于新社会史。《论历史》以大量篇幅谈到历史的客观性问题，认为人们生活在历史之中，这是人们无法改变的事实，也是人们无法逃避的现实，“解构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和社会的神话，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家职业义务的一部分”。他认为，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分割的“一个连续体”，三者之间本来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人类的“现在”总是在“过去”形成的既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人类的“未来”也总是在人类“现在”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因此历史研究往往会带有对人类未来的一定的预测性。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对历史的预测会带有“不确定性”，因为人类的未来并不是确定无疑的，也不是完全可知的。正如他所说，“预测未来令人神往，也很有可能，甚至很有必要。单我并不是说未来是确定的，也不是说它是可知的。”预测的真正困难就在于，未来具有许多“捉摸不定”的东西存在。此外，

他还谈到计量史学问题、心态史学问题，以及后现代主义问题，但我始终认为其史学思想中最富创新的部分还是他的“新社会史观”，因为这种史观把历史准确地定义为“人的历史”，要求历史学家“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从而把注意力放在了以往不太注意的小人物或普通现象上而不是少数社会精英上，这对传统史学而言无疑是革命性的。不管你同意与否，我们都应当记住他如下的严重警告：“如果不回溯至马克思，或者准确地说，如果不从他思索的起点开始，严肃的历史探讨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如果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令霍布斯鲍姆能始终如一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并能创造性地用以研究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世界史，最终写出享誉国际的“时代四部曲”？显然仅仅阅读其所著的《论历史》，即仅仅了解他在该书中阐述的史学思想和方法是不够的，还必须阅读这本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2002年首发于伦敦的霍布斯鲍姆的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Interesting Times)。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正如自传的副标题“我的20世纪人生”所表明的那样，其内容完全涵盖了作者所称的“短暂的20世纪”，最大的秘密在于霍氏在这本自传中以大师的手笔、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分析，融本人的思想、作者的生平与世界的历史于一炉，全方位地诠释了他在《论历史》和“时代四部曲”等著作中所阐述的思想和内容，以致可以断言：如果不读这部自传，要理解他的《论历史》及其全部著述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会终身遗憾！通过这部自传，我们了解到：相对贫困和漂泊不定的生活，如何影响了霍氏对政治道路的选择，以致在德国和英国两次加入共产党；犹太家庭背景、希特勒的“迫害”，如何坚定了他抵抗法西斯的立场，并使之与其马克思主义信仰交织在一起；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西欧、中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状况的考察，如何加深了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斯大林问题的提出，以及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又如何一方面维持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另一方面又使之放弃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某些看法，转而把学术看成实现其信仰的主要阵地；而他的左派符号，及其与各地的共产党员朋友的联系，又如何帮助他超越大多

数英法学者的局限，把历史调查和学术研究的范围推广到西班牙、意大利，甚至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去，如此等等。总之，作者以独特的视野、亲身的经历，考察、打量并记录了20世纪所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世界大事以及他所接触到的方方面面，包括资本主义的变迁、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冷战”所造成的东西方的对峙、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震撼，以及英国、法国、美国与德国、奥地利文化传统的差异，可以说《趣味横生的时光》这部自传本身就是一部十分难得和生动的20世纪世界史。我不知道，除了霍布斯鲍姆的这本自传之外，还有哪一部20世纪世界史，能更生动、更真切、更深刻。笔者个人甚至觉得，霍氏的左派角色以及由此带来的某种优势，正是将其塑造成为史学大师的秘密中的秘密。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信仰马克思主义、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家，对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的痴迷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对史学和历史的专注程度。他在不止一个地方探访过许多当代爵士乐大师，直接聆听过一系列地道的爵士乐演奏，甚至还发表过有关爵士乐的专书《爵士风情》。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爵士乐以及由爵士乐构成的独特视角，霍布斯鲍姆才得以窥视到美国许多鲜为人知的隐情，以及美国不同于旧大陆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秘密和特点。他不无感触地提笔写到：“其实以美国为场景的好莱坞电影并非旨在展示美国的本地生活，而是为了呈现出电影观众梦想中的一个不真实国度。如果我们对美国的认识来自其他任何方面的话，那就是来自于科技和音乐”，“爵士乐是认识美国很好的入门方式。”他以这样的文字赞扬过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初期，美国已成为恣意追逐利润、不公不义、肆无忌惮、寡廉鲜耻和残酷镇压的代名词。然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不但洗刷了那些恶名，还大幅向左转。美国显然出现了帮助穷人和工会的政府”，以至于当时我们竟然“能够同时认可美国和苏联”。但他发现在美国当地“律师人数虽然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那里却既不遵守法律同时也不是一个承认政府统治的社会”，他更不认同“诸如‘美国价值’和‘美国梦’之类狗屁倒灶的大话”，认为“美国的制度被套上了由一部18世纪宪法织成的紧身衣，再加上两

个世纪以来由律师们——亦即合众国的神学家们——宛如注释经典一般所做出的牵强解释，结果在2002年时几乎比世上任何国家的制度都要僵化许多”。这大概是霍氏有关美国的最重要也最脱俗的评论了。

本书的译者是一位台湾人，译文典雅、流畅顺达、超凡不俗，由于我们如上所说的它的“大师手笔、宽广视野和深刻分析”，读者既可以把这本书当作是霍布斯鲍姆的自传来阅读，也可以把它当作历史、政论甚至文学作品来读，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需要，带着个人的情趣。我毫不怀疑，读者自己定会有超越本序的发现，并从这种阅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享受。

出版社方面很重视霍氏自传的出版，编辑希望我为之写几句话，以上所说是是否妥当，请读者指正。

愿霍公高寿！

是为序。

2009年12月于北京大学

《趣味横生的时光》评介

王章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我读过很多传记作品，却很少读历史学家写的传记，最近看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写的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Interesting Times*)，觉得大开眼界。历史学家毕竟有历史学家的眼光，写出的自传当真非同凡响，别具特色。

霍布斯鲍姆1985年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曾到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做学术报告，我有幸与他见面并聆听他的讲座。老人和蔼可亲，在讨论问题时问必答，对听众的提问无不耐心解释，他渊博的学识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于1917年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他本姓奥布斯特鲍姆(Obstbawm)，在做出生登记的时候，因登记官员的错误，把他的姓氏写作Hobsbawm，后来将错就错，他的姓就变成了霍布斯鲍姆。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其出生不久就随双亲迁居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和柏林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艾瑞克在12岁和14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先后去世，他和一个妹妹成了孤儿，只得投靠伯父和姨妈（两人为夫妻），1933年随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英国。在圣玛丽勒本文法学校完成中学学业后升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上大学和读研究生，并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1936年他加入英国共产党。他曾经想要做一个职业革命家，但最终的归属还是做学问，当一名历史学家。“二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由于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处处受到监视，不让他做最适合他的密码破译工作，也没有让他出国作战，战争期间一直在英国皇家工程兵团和皇家陆军教导团服役，直到战争结束才复员。从1947年起他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任教，先当讲师，1959年升副教授(Reader)，1970年晋升教授。1949年至1955年期间他兼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1957年他当选为经济史学会理事。20世纪60年代他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客座教授，并

于1978年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还是美国艺术和学术院外籍荣誉院士。1982年他退休后，获伯克贝克学院荣誉教授头衔。1984年至1997年间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社会研究新学院担任客座教授。2003年，因在20世纪欧洲动乱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他获得“巴尔赞奖”（The Balzan Prize）。

霍布斯鲍姆通晓多种语言，除了母语英语以外，他会熟练地说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可阅读荷兰语、葡萄牙语、加泰隆语等，经常穿梭于从芬兰到意大利，从加拿大到秘鲁，从日本到巴西的学术界，他戏称自己为“流浪教授”。从1946年至1956年，他是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活跃成员，经常在党的机关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工人日报》、《过去与现在》上发表文章。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的事件在西方共产党人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也被迫解散，霍布斯鲍姆没有退党，但他在党报《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谴责了苏联的入侵行动，并要求苏联军队尽快撤出匈牙利。在这本自传中，霍老对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做了生动的叙述。

从自传中可以看出，霍布斯鲍姆的人生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虽生活或工作在一个标榜民主的国家，但因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左翼的政治观点，遭遇的困难要比同行们多得多。在冷战时期，他的信件经常被拆，出书遭到拒绝，晋升受到影响，以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才开始出书。他在本书中写道，战争延误了他事业起步的时间，冷战放慢了他事业的脚步，他的职业生涯则持续在忧闷中进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使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政治理想遭受严重挫折，他为之感到悲哀和怅惘。

霍布斯鲍姆著作等身，出版专著二十余部和大量的文章，其中较重要的专著有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962年）、《资本的年代》（1975年）、《帝国的年代》（1987年）、《极端的年代》（1994年），此外还有《劳工的转折点》（1948年）、《原始的叛乱》（1959年）、《劳工：劳工史研究》（1964年）、《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1965年）、《工业与帝国：1750年至今》（1968年）、《盗匪》（1969年）、《马赛曲的回响，法国革命200年回顾》（1990年）、《霍布斯鲍姆看21世纪》（2007年）、《论帝国：美国、战争与全球

霸权》(2008年)等。

霍老现在已经92岁高龄，亲身经历了20世纪的大多数重大事件。目睹了3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及希特勒帝国的兴起和垮台，亲身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切身感受了战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冷战，经历了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的发射、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变及冷战的结束等，这些事件都是他在自传中回忆和记述的重要题材。

我以前读过的传记作品大多是关于政治家的，或是他们对自己一生的回忆，或是别人为他们做的传记。霍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写的自传与其他传记作品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作为一个造诣很高的历史学家，又亲身经历了20世纪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目睹了这些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因此对这些事件的记述超出了一般人的回忆和表面的论述。他以一个有洞察力的历史学家的眼光，既谈到自己的亲身感受和自己思想变化的历程，又有对这些事件的独到见解和分析，读后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影响。例如，他在书中谈到希特勒政权上台的背景时，对共产国际当时排挤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做了恰如其分的分析，当时德国共产党的势力本来相当强大，但因把社会民主党当作敌人，削弱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从而导致法西斯势力坐大。在谈到1956年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和1989年、1990年苏联和东欧剧变在西方共产党人中造成的影响时，霍老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亲身感受和对时局鞭辟入里的分析，对读者无疑有很强的启迪作用。

本书不像一般传记作品那样以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而是以传主经历的重大事件和所在的地区为专题，分章加以叙述，因此论述的问题比较集中。譬如，他利用一章的篇幅讲在美国讲学和生活的情况，在这里他集中地谈了他对美国的观感和对其反共和霸权主义政策的鞭挞。霍布斯鲍姆虽然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但1960年才第一次到美国，其原因就是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美国把共产党员与法西斯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一样看待，对有这样身份的人一律不给签证。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共产党员的签证不再卡得那么紧了，进入美国才变得容易了。从1984

年到1997年期间，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在纽约待4个月，所以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很深刻的观察。在书中，他对美国科学文化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对美国文化的自我中心论、唯我主义、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霸权主义做了严厉的批判，他的结论是，“美国远远称不上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典范”。

这本书的内容涉及事件多，地域广。霍布斯鲍姆到过欧洲、亚洲和南北美洲的许多国家，他的自传充满了对所到国家风土人情、人物典故的描述，更多的内容是对这些国家历史、政治事件的观察和高屋建瓴的分析。其中谈得较多的有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上台的原因、西班牙内战、“二战”以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发展、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的后果、围绕英国工党政策的争论和党内斗争、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及该事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左翼知识分子的迫害、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动荡原因等等。作者在叙述这些事件时都渗透着自己的亲身感受，没有学术论著的学究气，但又不乏对事件的深刻分析。

虽然作者在书中用了一定的篇幅叙述自己的身世、家庭、对周围环境的见闻，但更多的文字还是在谈对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的看法，处处都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和高尚情趣，这使他的传记给读者留下了厚重、深刻的印象。因专业的缘故，作者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历史学科的发展和他与许多著名历史学家交往的情况。他在题为“与历史学家为伍”的一章中就谈到了与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波斯坦、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布罗代尔等人的交往和与他们的友谊。

2009年12月